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弥天大谎

王立纯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国专业作家
说典藏文库

王立纯著

弥天大谎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弥天大谎 / 王立纯著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立纯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588 - 9

I. ①弥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2453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6.75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飞翔的鱼	(1)
岛国	(28)
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	(63)
甜菜进行曲	(96)
2001 年的革命	(128)
黑水河，白水河	(164)
最后的御厨	(197)
口罩	(234)
弥天大谎	(261)
山女阿英的罗曼史	(289)
雾村故事	(322)
一路同行	(351)
风中飞花	(396)

飞翔的鱼

—

许世峰正和小生子一起捉蝻蝻，听见大喇叭不是好声地喊他，就把铁丝笼子交给小生子说：庞大运这杂种，撇了人家的油花花喝，屁股就坐偏了。油鬼子有的是钱，兴别人挣就不行我挣？反正他当着支书，身上不用出汗，照样吃香喝辣！

小生子嘿嘿一笑，露出一口灰黄的大板儿牙说：狗日的庞大运搂足了，一棵大树越长越粗，怎么这些年光听见锯响，看不见锯末末？

许世峰说：支书不比村长，海选；党员就那么几个人，好维护，他又多少年不发展一个，拉屎不拉屎，那个窝窝让他占牢了！

小生子又说：许哥，你爹不死就好了，让他立正他不敢稍息！

许世峰叹了口气：我爹要是不死，穷日子大概还要过下去，我这辈子怕是没有出头之日了！

许世峰是贫困村里的贫困户，漏管偏往石头上碰，多少年没能翻身。这次油田上的预备役进驻江湾村修防洪大堤，住他的房子，吃他的青菜，使他的东西，哪一样他都咬着牙要钱，每天就有几十元的进项。油田上的人说，真是旅店的臭虫猛叮客，趁着发大水，快快的刀薄薄的片儿，宰我们一个老实的，哪还有半点公民的觉悟？就去找村支书庞大运，让他收拾一下这个痢痢头。江湾村位于绰尔河和松花江之间，是一块柔和的隆起，河对岸就是油田上的钢铁矩阵，抽油机片刻不停地做磕头状，看不见的油流就通过地下管道源源不断送到秦皇岛和大连码头，所谓千里长龙吸东海，是一种蔚为隐蔽的壮观。

七月的阳光很暴。许世峰拐着一双仙鹤腿，从庞大运家的菜地走过，眼睛被一大片金黄的倭瓜花蜇疼了。他家的化肥都是真货，所以藤

子就粗，花盆儿就大，结出来的倭瓜都像巨无霸。许世峰带着仇恨踩了几脚，又觉得不能尽意，就回头对小生子喊：到庞大运的地里来掐倭瓜花，趁人多乱糟，使劲给他造害！也让咱的蝥蛄吃饱喝足，高高兴兴，亮开嗓门，把城里人唱晕喽！带着花粉的嫩倭瓜花是蝥蛄最喜爱的食物，也是蝥蛄笼子里不可缺少的装饰，绿蝥蛄栖身在大黄花里，彼此映衬，会给人以美不胜收的观赏效果。小生子答应一声，硕大的脑壳晃了晃，又隐没在草丛里。他有碘缺乏症，光长岁数不长个儿，又大骨节儿，走路像鸭子似的，干不了重活，常应季捉一些蝥蛄蛤蟆什么的，托许世峰到城里去卖。许世峰觉得，江湾村只有小生子比他可怜，所以能帮的忙概不拒绝。

绰尔河果真在涨水，从高岗向下看去，本来细瘦的河道肥大了许多。对面的河岸，攒动如蚁的人群正在叠坝，巨型挖掘机和自卸车闪动着威武的光亮，分明是一副决战的架势。许世峰嘻一声，觉得油田上的人有些小题大做了，绰尔河也就是一泡蛤蟆尿，猛劲儿涨还能涨到哪儿去？油田和农田混在一处，要真是把油田泡了，那也绝对是好看的热闹，起码会替他出一口窝在肚里的恶气。我的爱情鸟它就飞走了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他眺望着看不见的市区呵呵咧咧地唱，他只会唱这两句，这两句差不多是他人生的全部写照。

村部的门大敞四开，庞大运正在和预备役的伙夫下棋，老将受到一卒一马的威胁，人也一筹莫展地蔫儿着，一个劲儿喷烟吐雾。许世峰伏在他的肩后，伸手替他挪了一个棋子，局势就好转了。庞大运咦一声，回头看到他，就攥了手里的棋子，恶着脸说：你小子想发国难财吧？雁过拔毛，比他妈地主老财还蝎虎！

许世峰哧地一笑，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红山茶，衔在嘴上，两脚一欠，屁股就坐到了办公桌上，大大咧咧地抽着烟说：我怎么敢跟地主老财比？我家又没有二层楼，又没有平头柴，贫困村里的贫困户，没用国家救济就不错了，现在油田送上门来，挣几个零花钱，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！

庞大运知道是在敲打他，就避开锋芒，软下来说：就算不发扬风格，也得尽公民义务，国家有《抗洪法》，你可得弄明白！

许世峰说：国家还有《婚姻法》呢，油田上抢走了我的女人，你怎么不說話！

庞大运被噎了一下，又说：怎么也得讲个买卖公平吧？

许世峰说：商品经济就讲究个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，市场调节，谁又没欺行霸市，哄抬物价，有啥不对的？

庞大运没话可说了，就挥挥手让他走。许世峰走到门外，庞大运长叹一声，对油田的伙夫说：他爹当了二十年支书，脑袋蒙着手巾学大寨，十里八村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！到了他这辈，成了个混世魔王，因为个女人，破罐子破摔了！

许世峰听了骂一句娘，拾起一块石头，发泄地朝大树底下那口老钟扔去，砸出咣的一响，惊得屋里的人都伸着脖子向外探看。那钟红锈斑斑，被砸了一下，仿佛刚从沉睡里醒来，惺忪地在微风里晃动。

许世峰的眼睛就潮湿起来。他想起了老爹，这口老钟被他敲了二十年，现在一切随风散去，唯有这坚硬的物质还像一块碑似的遗存着，多少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回忆。老爹正直无私，没有半点弯弯儿绕，最后把自己累瘫了，把家过穷了，躺在炕上，依旧想听老钟在风中的嗡鸣，让过去的日子在梦中重现。有一天，他要儿子背着出去转转，许世峰从村东走到村西，后来在一幢马赛克贴面的二层楼前停住了脚步。老爹的嘴巴一点一点张开，从喉咙深处滚出一声柔弱的惊叹。他不大相信世界变化竟会如此之大，等到庞大运披着衣服剔着牙从楼里踱出来，老爹终于明白了什么，他无声地笑笑，欷歔一声，就把一串串清冷的泪滴洒进他的脖子上。儿子，难道是爹错了么？老爹问他。许世峰辛酸地摇着头，他可怜老爹，不忍心扑灭他心中最后的火星。老爹又说，这辈子爹不欠任何人的，只是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儿子，更对不起孙子，恐怕，要几辈子当贫农了！这相当于老爹的遗嘱，回家没几天他就忧郁而死。他根本就不知道，儿子娶不起媳妇，让熟了八分的女人从自家的锅灶里飞走，孙子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河上有了点点船影，显然是村里人看准了机会，又把闲置的船推下河了。绰尔河本来是一条挺肥美的河流，一网撒下去，都是鲜活的锦鳞，也就是几年工夫，河水变得泔水一般，既浑又浅，洗个澡都起疙瘩，娇性一点鱼全都死光了，剩下的大半是脑袋连着尾巴的老头鱼，不死不活的，却总也长不大，顽强地神态幽默地从水下看着渔人和洗衣服的妇女，永远也没法游到更大的水面去。许世峰觉得，他和老头鱼有很多相像之处，顽强和幽默无不出于无奈。城里有四大闲之说：大款的老婆、领导的钱、下岗职工、调研员。村里人又给续了一条尾巴：许世峰的鸡巴、绰尔河的船。许世峰听了也不恼，他倒认为，这基本上概括

了缤纷的世象。现在，老天爷又给江湾村注入一股活水，水肥鱼就厚，他们又可以捕鱼，又可以摆渡了。

许世峰来到河边的草地，自家的船还扣在那儿王八晒盖儿，船头深深陷入沙地里，船体干裂出道道缝隙。船边有一些杂乱的脚印，还有香烟盒和香肠皮。不知哪个孩子新写上去的“许世峰大王八，不是人，是我儿！”笔画歪歪扭扭，那个叹号却描得极胖极夸张，大有严正警告的意思。许世峰不以为然地笑笑，心想，小孩伢伢懂个球，就算我是你儿，我是大王八，逆推回来，你又是什么？一面就脱了衣服，躬下腰去，老牛顶架一般，把那船翻转过来。那船下盖着一莛嫩草，都呈鹅黄色，很纤细脆弱的样子，旁边还有一大团卫生纸，一只用过的避孕套，一看就是有些时日的遗迹。许世峰呸一声，连骂晦气，又觉得跑到光棍的船底下来办这种事，大有讽刺的意味。就绷起一个弓形，憋足力气，把船拉到干净的地方，拂去船板上的沙土，那个飞翔的鸟形就显现出来。他用手抚摸一下，刀刻上去的凸凹已经被岁月打磨得浅淡多了。这还是那个月圆之夜，燕秀用小刀刻上去的，不知情的也许不会认出，那是一只写意的燕子。他和她就坐着这只船，在恬静的绰尔河里漂荡了一夜。那夜和风习习，月光澹澹，河水粼粼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他们呢喃着说话，却又规规矩矩谁都没碰谁一下。现在他才感到后悔，只要他轻轻一揽，她就会顺势倒在他的怀里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全都顺理成章，那么他和她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。这种回忆勾起他疼痛的感觉，他仍然坚信，燕秀不是不爱他，燕秀是被一个穷字逼的。

对不起了，油鬼子们，他对那岸筑堤的人们说，既然你们伸出脖子来，我不宰一刀，就对不起弟兄了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我明明白白挣你们的钱，总比跑到油井上拆仪表卸阀门强吧？

二

江湾村十几条船在绰尔河里穿梭，向预备役叫卖种种吃的。由于抗洪的人太多，又是仓促上阵，各单位混杂，后勤供给出现了种种漏洞，有时一连几顿吃不上饭，油田上的人不管东西贵贱，只要有价就买，好歹填饱肚子再说。庞大运到河边嚷了一气，说咱穷也得有口穷志气，幸亏是发水，要是灾害再大一点儿，还不得上山当土匪？又叫警察老孙帮着吆喝，往水里投了几块土坷垃，在船周围炸起一朵朵大水花以示震

慑，却还是不灵，村民照卖，预备役照买。庞大运觉得当支书的面子上过不去，就把自家仓里的大米拉来两麻袋，又在河岸上支了大锅，煮出诱人的香味，白花花热腾腾地分给油田的人吃。老孙就拿一只电喇叭沿河煽乎，说江湾村的庞支书慷慨解囊了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白求恩精神！是江水英精神！是焦裕禄精神！预备役也有纪律，照价给钱，庞大运又拗着不要，说同志们为保国家财产吃苦受累，我作一点贡献又算得了什么？

许世峰载了一船嫩包米，还有一些油炸的老头鱼，用桨敲着船帮，故作张扬地巡岸而走，所到之处，也是一哄而抢。

包米是小生子帮他掰了煮熟的。小生子提醒说：啃青太狠，公粮就交不上了。

许世峰说：这种时候，谁还想那么远？说不定水涨上来，把地全淹了！

许世峰的包米卖到一元钱一穗，老头鱼五角钱一条，还有一些蘸酱的青菜，也都明码实价，绝无通融的余地。

预备役的人嫌贵。许世峰说：嫩包米当然要贵，黄花闺女嘛，又是一时急需，一元钱里已经包括了支前尽义务的成分！

有人在大酱里吃出活物来，就夹在筷子上嚷。许世峰笑笑说：蛆是酱里的鱼，是蜜里的蛹，老百姓叫肉芽儿，不稀罕，还很有营养，没跟你们多要钱就不错了！一手就接过那蠕动的虫子，填进嘴里嚼出一片泥泞，看得周围的人全都呕了。

又有人质疑说：老头鱼怎么能吃呢？浑身除了刺没别的，那本来是饲料厂的原料，喂鸡喂鸭的！

许世峰烦了，被引出底火来，操一声说：都啥时候了，还他妈挑三拣四的？我们农民能吃，你们咋就不能吃？腰杆粗嗓子眼细，你们把前辈人的艰苦奋斗都扔脖子后头去了！

说着就把他们剩下的炸鱼和大酱敛了，再拿到别处去卖。预备役的人骂他缺德，许世峰跳上船，痞痞地摇着桨，翻出压在肚里多年的话来说：你们石油上的人也别牛×，这世上没有石油行，没有粮食行么？再说了，哪一滴石油是你们种下去的？不过是借了老天爷的光，往地下戳个窟窿就淌，算什么大能耐？你以为我们愿意受穷啊？那是事情不公道，要是不服，咱们换过来试试，就你们这德性，兴许连西北风都喝不上！

预备役的嘴多，却被他钳住，默默看着那船荡开，一群泥猴似的塑在岸上，许久都没人说话。

不断有上游受灾的消息。河水又比昨天涨了三指，已经能看到大鱼弄出的浪花，有的甚至跃出水面，欢快地扭扭身子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又落到河里去。这就是说，上游有鱼塘被水冲开了，鱼们开始向更加广阔的水面迁移。鱼是自由的，起码比人自由，没那么多爱恨情仇的啰唆事。从小时候起，许世峰就常常幻想自己能变成一条鱼，哪怕是一条满脸皱纹的老头鱼，笑呵呵地自得其乐地在水里游啊游啊。或者说那不是游，而是飞翔，它的鳍和尾巴比鸟翅还轻盈，水是它们的空气，飞到哪儿，哪儿就是它的家了。那时候老爹还在，看着他总在河边发呆，就给了他一个脖溜儿，说，儿子，咋又胡思乱想？人怎么能跟鱼比，人都是曲蛇（蚯蚓），一辈子藏在土里，吃土睡土，在土里打洞做窝，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，都得静静地忍着。那时他只有十几岁，看着老爹凄惨地笑笑，摇头说，我不做曲蛇，曲蛇是喂鱼的！直到三十大几，他才醒悟，老爹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一条曲蛇，浑身精赤条条，没有半点腾飞的希望。曲蛇的成分是贫农，到了他这辈，已经是第四代，他不想再往下传了。

河对岸来了一车粮食，是精粉，要运到村上的伙食点。若在平时，汽车一加油门就开过河了，现在不行，这样的水势，只能化整为零一船一船地渡过去。岸上的人招呼一声，小船像一群发现了食物的秃鹫，忽地就扑了上去。开轿货车的是个白白胖胖的人，人们早已明白，油田上开车的不一定就是司机，有些人多少管一点事情，也就有车可开，这就使公车带了一点私人性质，很滋润很神仙地东跑西颠。许世峰进城几次，常能在各种吃喝玩乐的地方看到这种车和人。

船多粮少，船主都在竞相杀价。许世峰赶到，就激昂了声音说：真是屯迷糊，到了在种时候，还他妈自相残杀！一船三十块，谁压价就掀他的船！

众人不再吭声，以沉默表示了认同。

岸上的白胖子就用带芒刺的目光瞟他，说：你是什么人？

许世峰说：贫协主席。

那人说：什么级别？

许世峰说：你干不干？不干拉鸡巴倒，江湾村兔子不拉屎，谁又没请你们来！

那人吐了长长的烟头说：洪水当前，大家都得讲点良心！

许世峰说：涨不涨水的，与咱们有啥关系？就是把你们的磕头机全泡了，也湿不了咱们的房根土！

那人笑一笑，露一口白牙齿，软下来说：乡亲们，帮帮忙吧，一条河隔着，都是一家人，堤坝那边，不是也有你们的地嘛！

许世峰说：上头有话，舍农田保油田，咱们是小妈养的！

那人又笑，说：论起来大家都沾亲带故，不瞒你们说，我老婆就是这村里的！

划船的人们愣怔了刹那，又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一齐把眼睛睃向许世峰。许世峰的舌头粘在了上牙膛上，竟然收不回来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打出一个几近无声的嗝噎。他差不多认出他来了，只是他比记忆中的那个人更白更胖，肚子微微隆起，脸上有了浅隐的褶子，可见生活的优越。

于是他的脸色变暖了，有些巴结地笑笑说：这事儿整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！装船吧，有钱给几个，没有就算球了！

白胖子没有更多的发现，他甚至感动了一下，连声谢着，就张罗着往船上装面。精粉袋子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图案和时髦的英文字母，手握上去，细致滑腻，感觉如在有无之间，这对于种麦子却又总吃粗粮的人们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诱惑。

白胖子认真地清点着数目，然后对许世峰说：哥们儿，咱们没有这方面的开支。要不，大家从我车上放点油顶账吧，怎么样？

许世峰说：干脆，给一袋子精粉吧，大家分着吃吃，也算是尝个新鲜！

白胖子笑了，不以为然地说：两袋子，我做主了！

许世峰最后一个离开彼岸。他的船上装了剩下的两袋面，还有那个面一样白的男人。他猜不出他干什么行当，但可以肯定，他很少接受阳光的直射，这种肤色加重了他的轻浮感，好像一个不三不四的公子哥。他稳稳地操着桨，看着河面上破败的涟漪，脑子里又勾画出了当年的情景：燕秀在河边洗衣服，这个姓王的男人开车从清浅的河水里蹚过，然后就不远不近地停在那里，倚着车门挺欣赏地看她。实际上他已经来过几次，早就打起了燕秀的主意，只是谁也没加提防罢了。燕秀有些慌乱，一不小心，漂走了一件红衬衣，这个男人就豪侠般跳下河去，没费什么事就把衣服捞了出来。因为那水刚刚过了他的膝盖，这种事情也就

谈不上怎么感人。那时许世峰在外出打工，燕秀的妈正愁没车进城看病，事情就一路顺风做下来。燕秀没钱交住院押金，这个男人回家拿了一千元，还买了一大堆东西，燕秀当时就哭了，因为她已经预感到了命运的最后走向。燕秀妈没能回到江湾村，临死之前握着女儿的手说，你该着命里有贵人，妈死了也替你高兴！那是个河水猛涨的夜晚，他拉着她从城里回来，渡口已经没人了。就在河边的庄稼地里，这个男人终于亮出谜底。燕秀柔弱地挣扎着，泪水涟涟地喊着许世峰的名字，但该发生的一切全都发生了，等到他从外地回来，燕秀已经怀上了这男人的孩子……他像疯了似的，要拿刀子把这男人捅了，可燕秀说，世峰哥，这不能怨他，是我情愿的，他说，江湾村这薄土地不能养活我……一切一切真像一场梦。出嫁那天，燕秀是哭着走的，仍然一迭声地喊他的名字。这男人看见了他凄伤的侧影，脸上露出不屑的一笑，那绝对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鄙视。那天他一个人，跑到包米地，喝下一大瓶高粱酒。他不能不承认，从那一天起，他就一直在暗中诅咒他：这个毁了他生活的男人早该死掉了。

哥们儿，抽烟吧！那男人坐在船头，抽出一支红塔山让他。

许世峰接过来，点上抽着，问：你会凫水么？

那男人摇摇头。

许世峰说：那就好，你坐稳了！

那男人没懂他的意思，或许以为他把话说错了，啞地吸进一口烟去，笑凝固在脸上，目光挺疑惑。

许世峰又说：你抬抬屁股，看自己坐着了什么？

那人看到了那只模糊的燕子，摇摇头说：像一条鱼！

许世峰说：也对，鱼也是有翅膀的，也会飞，在水里飞！

那人的嘴咧开一角，似乎在怀疑他神经有毛病。

许世峰暧昧地笑笑，躲开他的眼睛，故意昂头看高岗上的村子，有几只老水老鸱正在村舍上空飞起飞落。

小船落在了队伍后面，像它的主人一样，散散漫漫大大咧咧地向绰尔河那岸斜过去了。

三

小生子捡了几块石片，在岸边弯腰打水漂。看见许世峰划船过来，

就喊：许哥，发财啦！

许世峰说：发财发财！

两个人的声音都在水面上跳荡。

小生子说：蝲蛄笼子我都编好了，就等你有工夫！

许世峰说：明天！

小生子又说：你船上装的什么？

许世峰深深一笑，说：两袋精粉，外加一个白白胖胖的龟孙子！

船上坐着的男人咦一声，说：你这人怎么骂人？

许世峰停下桨来，露一脸怪笑，盯着他说：骂你是轻的。老天爷有眼睛，今儿把你送到我的船上了！

那男人大瞪着眼睛，终于明白过来，站起身求救地张望，四处都是浑黄的河水。

许世峰说：想跑？除非你长翅膀！有手机么？信用卡什么的，把值钱的东西都放船上，免得损失过大！

那男人慌了，说：哥们儿，你坐下，有话咱们慢慢说！

许世峰说：你回老丈人家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你吃顿灌汤包吧！

那男人说：婚姻自由，我又没怎么样你！

许世峰说：你还要怎么样？你强奸了她，你是个狗日的杂种！

那男人说：那是两相情愿，恋爱的必然结果，你懂不懂？

许世峰说：去你妈的，不就是仗着腰包里有钱嘛，裆里的家什四下乱戳，我们贫下中农又耕者无其田了！

那男人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小船已经在许世峰脚下猛烈摇晃起来，那男人钟摆似的晃了几下，一声惊叫尚未出口，就四仰八叉栽进水里。许世峰入水之前还能想到甩掉外衣，因为衣兜里有几张刚挣到的票子。水不算很深，刚刚齐到胸部，不过这足够了，那男人像水上漂萍一样脚下没跟，被许世峰揪住头发，往水里连连猛浸，只有闭着眼睛胡乱撕掳。他们像两条戏水的大鱼，激起一大片白亮的水花。小生子看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就大喊大叫起来，直到岸上跳下来几个人，才把两人分开。再看许世峰的小船，早被河水冲出二里地了。

事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很轰动。油田的负责人来找到庞大运时，许世峰已经被警察老孙绑在大树下示众，一群人围着，噤噤嚓嚓地议论。

老孙说：姓许的，你小子活腻了自己跳河去，干吗非给村里添乱？弄不好今年的工农共建又要泡汤了！

许世峰不吭声。

老孙又说：你手真够狠的，把人家灌成了弥勒佛，一张嘴，吐出一条老头鱼。给你扣个破坏抗洪的帽子，看你怎么抖落！

许世峰嘿嘿地笑，笑声撞在老钟上，发出一阵悦耳的嗡鸣。

老孙睹物思人，又说：不看你爹的面子，我拿电警棍出溜你！

有人点了一支烟，夹到许世峰两片紫色的厚嘴唇上。

许世峰终于说话了：孙警察，外面的日子我过够了，看我爹的面子，把我关局子里吧，正好有地方管饭！

老孙在他脸上掴一掌，拍死了一只长脚蚊子，叹口气说：你咋二小放羊——不往好草赶！不就是差个蹲着撒尿的嘛！再说，你们俩根本不配，一个是天上的燕子，一个是水里的老头鱼！

许世峰说：这辈子，杀父夺妻之恨，都让我摊上了！

老孙惊异地看着他说：你是不是发高烧说胡话？你爹那种病，多少钱也看不到，怎么能说是谁杀的！

许世峰说：是庞大运，庞大运杀了我爹！

老孙嘘一声，压低了声音说：你别胡咧咧。庞支书护着你，让我把你绑在这儿做做样子，哄油田的人呢！

正说着话，庞大运领着预备役的连长过来了。连长还佩着中尉军衔，身上都是泥水，人还是文质彬彬的，看着许世峰，脸上露出怜悯的温情。

庞大运对连长说：他妈死得早，没人经管，日子又不顺，神经不大正常，从小就老想变鱼变鸟的！

许世峰说：你才不正常哩，喂你儿媳妇奶子，你儿子不高兴了，你说啥？你说你喂我儿媳妇奶子好几年我都没吭气，我喂你儿媳妇奶子一下你就驴脸拉长，真他妈不够意思！

众人哈哈大笑，连长也笑。

庞大运闹个大红脸，就说：你听听，这正常么？就是不正常，×里的虱子转圈咬！

老孙就上前踢许世峰腓上的厚肉，呵斥道：你再敢吃饱了泔水胡吡，绑你一夜喂蚊子！

小生子追船回来，看到这场面就呜呜哭起来，上前抱住许世峰说：

许哥是个好人哪，你们把他放了吧，要喂蚊子我替他！

连长歔歔一声，就说：算了吧，正常不正常的，心里系了那么个疙瘩，动一下蛮，也可以理解！

许世峰回到家，已经是清塘冷灶，三个筑堤归来的预备役连衣服都没脱，绵软如泥地躺在炕上，用灯照照脸，已经被蚊子叮得苍起来，分明认不出谁是谁了。许世峰心里难受了一下，翻出个破被单给他们盖上。炕沿上，一块小石子压着几张票子，还有一张清单，写着他不在时他们用过蔬菜、柴草和咸盐。许世峰收起来，鼻子有种酸溜溜的滋味。

许世峰来到预备役的伙食点，拿出钱来对伙夫说：能不能卖给我几个精粉馒头？不瞒你说，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个！

伙夫摇摇头，又吁一口气，搪住他的手，把馒头塞给他，又加上两根火腿肠，说：我认识一个大款，就你这个岁数，有七八千万，通过种种关系，空手套白狼，就靠倒腾石油……

许世峰没等他说完就走了，刚出门又折回来，把那钱放到了面案上。

许世峰一面吃馒头一面想往事。那年闹饥荒，很多人都上集体的地里偷包米，许世峰的老爹就带着儿子亲自看青，他饿得哇哇直哭，爹给他采酸浆吃，却不让他掰一穗棒子。白天轮到了庞大运，就看得稀松二五眼，故意漏一些妖俏的女人进来偷青，抓住便就地操练，以日代罚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，做了不见票子的交易。那时许世峰才上六年级，饿得撑不住，就偷偷跑到包米地里想辙，正好庞大运和一个女人刚刚入港，隔着青纱帐听到了声音，彼此只好僵住不动。庞大运听了一会儿，动静似有似无，就对女人说，许是风吧？这个恰巧的谐音让许世峰大吃一惊，还以为被发现了，扔了包米撒腿就跑，跑出二里地不敢回头。后来人们就编了顺口溜到处说：庞大运，去看青，一心为母不为公。那天逮着个女妖精，扒光了衣服练气功，龇牙咧嘴正努劲儿，忽然听见了许世峰……如果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，如果不是乡里县里有人替庞大运说话，老爹是不会放他进党的。让人弄不懂的是，庞大运当了支书，有人说好，有人说坏；一阵子让人觉得好，一阵子让人觉得坏。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好是坏，就像绰尔河的水，就这么不清不浑地淌下来，也竟涵养了种种生命。江湾村实际上已经脱贫了，庞大运非要带着个贫困村的帽子，不过是想多得一些接济。

从高岗向下看去，绰尔河的夜景又别有情趣。对岸的灯火照出一片

起伏的流光，万头攒动的场面，分不清嘈杂喧嚷是波浪还是人的声浪。许世峰心里嘀咕，怕是真要来一场厉害的，不然这么多人没黑没白忙什么，谁又不是傻子！再走几步，又看见庞大运家的小二楼外有一伙人，来来回回奔走，皮影戏一般不甚清楚。许世峰好奇起来，三口两口吞下馒头，走近前去一看，原来是村里人，正在为庞大运家四周堆土袋，那些编织袋子，都是他用大米饭跟油田上换的。他家住在岗下，靠河最近，倘若河水出槽，两层楼起码要泡上半层。许世峰就恨这些人势利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把江湾村全淹了，大家也就扯平了，干吗还要给肥猪添膘口？

正在犹豫，庞大运过来了，见了他就热情地打招呼说：世峰啊，人手不少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今儿你遭罪了，早点儿歇着吧！

不知是怎么搞的，许世峰竟然感动起来，说了一个我字，下面的话就卡在了喉咙里，怎么也吐不出来了。就混进队伍里，跟着扛起了袋子。那些编织袋虽然只装了七八成，却沉得要命，几个来回，就被压得大汗淋漓。庞大运拉住他，又递烟又递矿泉水，在灯影里亲切而又怜爱地扶住他的肩膀说：我有个外甥女，寡了，带一个三岁的崽子。哪天你见见，要是愿意，钱，不用你愁……

庞大运的声音又温馨又真诚，带一种贴己人的神秘感。许世峰有些蒙了，稀里糊涂就叫了一声叔，后面又说了些什么，他自己都听不清了。他一面往家走一面画魂儿，我怎么能这样？接受了这种人的施舍，我还是爹的儿子吗……

这一夜，许世峰失眠了。

四

第二天一早，许世峰提了蝥蝥，叫小生子把他摆过河去，搭了一辆油田的车进城了。油田的车太多了，全都是新车好车进口车，琳琳琅琅停了好大一片，就像在开汽车博览会，和荒郊野地的环境极不相称，不但许世峰这样的农民感到奢侈，连油田上的人也认为不妥，却又一时没法改变现状。

正是蝥蝥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，蝥蝥们都在为爱情所歌唱，哪怕司机下车撒尿停上一小会儿，它们也绝不让歌喉闲着。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秫秸笼子都是小生子编的，可谓玲珑剔透，所有的气孔都一般般大，那

些鞘翅丰满的铁头、关公、三叫驴和绿豆娘，就踩在粉嘟嘟的倭瓜花上，雄劲而又缠绵地唱那些金黄色的咏叹调。许世峰送给司机两只表示答谢，司机非要给钱，许世峰不要，司机就还回来一只，提了另一只兴冲冲走了。

许世峰有些转向，穿过层峦叠嶂的高楼，就觉得是一条鱼在穿越块块礁石。他一直纳闷，这片地皮底下，到底藏着多少石油？有一天采完了，这么多人干什么去？农民穷虽穷，可比他们长远；还没有油田时江湾村就存在了，将来油田空了，江湾村还在，土地还在。这就是说，农民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最长久的行当，没了粮食，满肚子都是花，又怎么能开得出？这个万岁那个万岁的，其实真正万岁的应该是农民……

这么胡思乱想着，就被一个锐利的声音喝住，原来是个戴红箍的老太太，指着草坪上的牌子让他看，上面写着：践踏绿地者，罚款五十元！

许世峰一惊不小，赶忙检讨说：我没看见。农民，土地佬，一进城就蒙！

老太太说：这个我不管，我只管按章办事！说着就要撕票子。

许世峰说：少罚几个行不？农民挣钱不容易，再说，我还没开张！

一面说着，一面就递过两只蝈蝈笼子去。但老太太很原则，坚决不接受贿赂，而且话音越来越高，似乎赋闲已久，满腔热忱终于找到了倾泻的渠道，非要尽情表演一通，招来大批观众不可。许世峰看看不妙，撒腿就跑，老太太撵不上，就骂一些难听的。许世峰呼哧带喘的，好像一条被渔人掬在手里又蹦出去的鱼，也顾不得东西南北，一路跑一路想，谁都拿农民当垫脚石。什么绿地不绿地，也不过是些乱草，踩一脚就罚个狠实的，你们又是这个机又是那个机的，多少年来铁蹄在我们的土地上任意践踏，我们找谁说理去！

来到一个小集市，许世峰找了个角落蹲下，把蝈蝈放到面前，静了一会儿，那群歌手就合唱起来，都高亢热烈，好似一片乡间的露珠，洒在喧嚣的尘世，飘散出一片宜人的清凉。

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围上来问价。

许世峰说：平时卖十元，眼下涨大水，什么什么都要淹了，也许是最后一批蝈蝈，五元就出手了，跳楼价！

家长说：不对呀，过去都卖一元，你这不是借水抬价么！再说，乡下没楼，你哪来的跳楼价！